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諸侯爲會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爲名。左氏先書以爲名三字後記請賞二字則戍之舉爲利名耳人品可見若使子產叔向爲此事

更有大可觀處○彭士望曰此合縱之祖既結內寵又資外援奸人魁傑如晉告趙孟趙孟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

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杜知兵不必將許之。弗許。

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

此與富公論口食免朝意畧同。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晉卿最先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仲尼使舉是禮也。杜舉於俎合卿享宴之禮。記錄也。以爲多文辭。杜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因宴享之會展賓主之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杜文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

武至。

杜武命盈追已故言從後武遠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杜小國故君自來

壬

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杜時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

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

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杜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

以秦抵齊妙辱

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駟

杜傳也

謁

杜告也

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杜從陳還

是夜也。

杜林

還

趙孟及子皙

盟以齊言杜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楚

至最後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林諸國各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林晉處北楚處南伯

風杜荀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杜言楚有葉晉之氣懼難趙孟曰吾

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此是矣若盟時衷甲則此語為非辛巳將盟于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州犁之言最義易透此真忠於楚者其亦有故國之

乎情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

以子木之賢而為此言所謂人至死則反常也

大宰

杜伯州犂

退告人曰

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

及三

林志言信其數三也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

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

杜盡也

斃

杜路也

其死

杜按宜作七字

句言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以盡斃其所死之人見楚不能害晉意舊解似未順

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杜死也

非子之患也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

因宋以守病

杜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不切事勢與左還入宋語不同

則夫能致

終與宋致歎雖倍楚可也

杜宋為地主致歎助我則力可倍楚

子何懼焉

又不及是

林言不幸而歎

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

杜私屬二國故

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據此義可謂義以行權有利國家身之可也叔孫宜受聖人之與而去其族此所未解即公真有命且無害况

季氏之所托乎晉楚爭先

杜爭先敵血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狎。

杜也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杜語

非歸其尸盟也。

杜尸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善楚爲

晉細不亦可乎。

林諸侯爲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辨具者。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

不亦可從其請乎

乃先楚人書先晉。

杜蓋孔子

晉有信也。壬午。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杜一坐所尊。禧按宋何以敢容晉大夫。

而子木亦不怒耶。晉既讓楚先歆。故宋又以享位尊晉以平其情。而子木得一不復求二也。○臧紇爲客。齒明矣。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杜宋城門之外。盟諸

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

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杜文襄以為盟主也。子木

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

不可與爭。至此子木宜大醒悟。衷甲之舉不亦多乎。魏禮曰：子木亦以與叔向言不能對而懼之。

故發是論耳。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杜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杜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杜印

段孫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辭君子伯有賦鴉之責責趙孟曰牀

第例里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

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杜推善於其君子

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

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

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杜言必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林年豐者。夫子

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杜賦草蟲曰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杜賦

曰好樂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請賞。曰。請免茲之邑。奇語向戌固張說呂夷簡之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

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

禧按：弭兵之後，晉楚終世未嘗搆兵，而中國相侵伐者，至定哀間始有之。蓋亦幾五十年矣。然則向戌之功，安可削而投之？

杜

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杜削賞左師之書。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杜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杜賴有

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

杜

子之謂乎？何以

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魏禧曰叔向守信固是然衷甲則卒然劫我于壇坫之上雖欲左還入宋宋雖欲死助我亦無及矣向微州犁之諫趙孟叔向必危損威辱國與單使守節致死者不同吾謂為趙孟者當召戍而語之轉使其責楚楚知吾知其謀又失義於諸侯計必沮而向戍以首事之人持之必力護晉必周也觀弦高犒秦事亦可見○任安世問曰子木言事利而已焉用有信楚人詐悍久矣使楚以向戍之告謂晉知其謀必以我不敢圖之而不設備盟而劫之奈何若晉恃向戍向

成恃與子木善利之所在保無有商鞅之虜公子卬者乎且子木本謀原是不顧向成而可恃耶然則雖使成以趙武之言告楚及盟時仍當為備以武士供執事使令若鴻門之宴沛公得樊噲以脫難而後可乎曰子之慮周矣然古人知彼知已有智足以料氣足以奪而不必多為之備者此意又須進一格否則郭令公單騎見虜光武輕騎按行銅馬營陣又豈敢耶○成老於世事往反晉楚以成言可謂數矣而不先定主盟之人何其疎也晉之能讓幸矣晉楚交爭

奈何成爲置二器于庭使二國率其從諸侯各于其方歆之既而交相歆若曰先齊其內而後和其外也亦所謂禮以義起與吳正名問曰然則宋從何歆曰宋爲主合諸侯之好不與歆可也或使二大夫焉各從晉楚之屬曰二人從其一必正卿矣則正卿重奈何曰有嫌焉避正卿皆亞卿從可也○子罕削而投之極是有見解力量人然其說甚偏當時苦兵久矣暫得休息亦是大幸如子罕說則武王之櫜弓矢放牛馬亦非矣且彼只言不相侵伐未嘗言銷兵毀甲

也若戍以此難子罕則子罕無辭以對而削之爲無名矣子罕但當言兵未必可弭勞民費財而已專其利則善耳且兵弭而賞則兵動而誅誰任其咎傳曰與于青之賞者必與于青之罰也○此篇敘次事情言語迤邐點綴間雅如畫結處有輕烟抹樹之致魏世儼曰子罕直斥請賞之非并沒其弭兵之功而罪之君與之邑而遽削之豈人所克堪乃戍之言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尤人所難能矣

慶封殺崔氏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杜曰寡偏喪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

杜無父曰孤蓋東郭姜以先夫之子自隨

曰棠無咎

杜棠公之子

與東郭

偃相崔氏

杜杼既取妻遂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

崔成有疾而廢之而

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

杜謂崔明

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

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

必從公道

上說大恐害夫子

杜杼

敢以告

杜林崔慶同功一體故敢以此為告

慶封曰

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嫫

杜慶封屬大夫

盧蒲嫫曰彼君之仇

也。夫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杜君謂莊公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

強大之家一遭內亂便有此光景

求人

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

杜圍人暴馬者寺人奄士

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

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一也是何敢然。

林是崔成崔彊何故敢如此

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

可知國人久怨崔氏

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

亦快其妻縊

嬖復命於崔子。

善戲謹今

且御而歸之。

杜

嬖為至則無歸矣。

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

辟即避不必作闕解陳太
子及司馬妻俱逃墓免

辛巳。

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全為此一者○彭士望曰
傳似作不了語令人想味

魏禧曰此天假手以報崔氏不然何滅之易也觀季

武子廢長立庶賴閔子馬正言導之公鉏安富悼子

安位父子兄弟皆全今成彊不能忍致殺身滅宗此

可為父母而有偏愛者之戒又可為處異兄弟而爭

競者之戒人亦何為偏私爭競徒自害而快仇讎之

心耶○季氏以閔子馬而全崔氏以慶封而滅賢人

之利小人之害如此人可不慎所與哉然慶封奔而家滅亂人者終自亂處人骨肉之間其為閔子馬毋為慶封可矣詳崔成論

魏世儼曰慶封謂崔慶一也因人家難遂覆其宗此昌黎所謂指天日誓生歿真若可信一旦臨利害反顏若不相識擠之又下石焉者嗚呼小人之黨故如此哉

彭家屏曰齊崔杼之弑君也及其身而覆宗晉欒書之弑君也至欒盈而滅族近則於其身遠則於其子

孫從來亂臣賊子鮮有克免者

子產知蔡侯不終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

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杜

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林是

于况反○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頃以爲二字妙

乃出其○竟爾認賊作子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

久土成龍矣○淫而不父杜通太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林凡人

如此者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

其君傳○安祿山朱溫偏是接踵於世唐明皇所謂幸

而免者

魏世儼曰淫亂之人如陳靈齊莊則見弑於其臣蔡
侯弑於其子即不傲情亦不免天理滅絕之誅矣
彭家屏曰敬德之輿也能敬則心常收收則事無過
舉不敬則心常放放則無所不為淫亦放之一節也
蔡侯之不終其精神意氣之間先有以傳之矣

子產不爲壇

孟孝伯

林仲孫羯

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

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

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若晉人則聽其辭而謝之矣。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

震下坤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復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其願。杜欲得鄭朝。而棄其本。杜不修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杜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杜言楚子必死。君往。

又無所歸。當送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杜幾也。未能恤諸侯也。杜言失道。

遠者復之亦難

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

歿。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

如杜鳥尾曰帑在楚之分

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

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土爲壇以受郊勞

僕

杜掌次舍者

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

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魏禧曰。世人儘有好大誇能。昭不美。以示人者。如禮至銘鼎之類。○子產不爲壇。便不甘役服大國。隱然有卧薪嘗膽之意。

慶封奔吳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

杜

封政

杜

封當國不自

則

以其內實

杜寶物妻妾也

遷于盧蒲癸

普結

氏

杜移居

易內而

飲酒數日

杜封與嬖交易其內人而飲酒數日不已

國遷朝焉

杜就於盧蒲家朝見封

使諸亡人

杜辟崔氏難出奔者

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林能捕執得盜賊以賊告

而反其身使

以功贖已罪

故反盧蒲癸臣子之

林

即慶舍

有寵妻

之

杜子之以其女妻癸○禧按語云不入虎穴安得虎子此入虎穴最深處

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

杜言舍欲妻已

○易內而飲是奇事宗不

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余辟是絕奇語然癸猶可念

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取所求

三字模稜得妙可作兩解

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璧

杜

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使執

寢戈而先後之

杜

寢戈親近兵仗

公膳日雙雞

杜

卿大夫饗人之膳食

竊更之以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杜御進

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

子雅子尾

杜

皆惠怒所謂

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

子怒告

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杜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

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彭士望曰平

有盟

可也子家

杜

析

曰子之言去又焉用盟

人必誠信然後

可以服小人處

亂世告北郭子車。杜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杜子車名

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杜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

得。禍作而問何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慶封時

於六執之道。○凌雅隆曰：崔杆為無君之言，文子既與

知之，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君闕失，陰折

若人哉！彼其捐十乘之馬，守百車之木，特躑躅自好者。

爾。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杜善其不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非徒示之也，蓋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林為卜無

左傳經世少葉卷十五 齊吳上 七

示之兆曰效奉龜而泣

杜注無

乃使歸慶嗣

杜慶封族

聞之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

杜封

速歸禍作必於嘗

杜祭秋

歸猶

可及也子家弗聽

所謂天奪其魄

亦無悛志子息

杜慶嗣

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杜戕害其舟祥發壞其橋

梁不欲封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吳正

名曰癸之殺舍姜本不與知乃特身入以與殺父之事視其父若路人之有深怨積仇惟恐人殺之不力而操戈以助之者何哉吾故曰雍姬殺夫而不能或棄疾之罪人也盧蒲姜雍姬之罪人也夫無父子之恩者安有夫婦之義癸殺舍以報君即當殺姜以報舍上除不忠下除不秀而已亦可以解其不避宗之罪雖然癸嬖臣也何足癸告之

穆文熙曰夫但可不姜曰夫子

杜謂

慎慎人不可不知此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

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此告

與示兆同一作用或姜故設為此告而冀答之悟耶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杜至公所

麻嬰為尸杜祭慶集為上獻杜先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如此散蕩無備吾不知陳氏鮑氏

之圍人為優林二家養馬人為優俳之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杜紆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杜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高

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杜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

優故四族子尾抽桷擊扉杜桷也扉門闔也盧蒲癸

左傳經世鈔讓卷十五奔吳三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君或四年而癸何義不共戴天崔氏已滅猶委曲以

殺其黨可謂忠烈之士惜乎其出于莊公之嬖倖哉

解其左肩猶援廟棟動於慶

棟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歿。

皆祭器

遂殺慶繩。

也戶結

反

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

服而如內宮。

往內宮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

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反陳于

嶽。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形也

展莊叔

大夫

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竭人

民力而爲車人必困瘁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

祭

杜遠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杜樂師誦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

杜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

古侯反

餘

杜吳子夷

昧

予之朱方

杜吳邑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

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定論天其殃之也至言然人當富貴只信天意私

厚決不想到此將防患慮禍心腸一

其將聚而殲旃

毫。不。打。點。故。其。殃。愈。速。而。不。可。救。其。將。聚。而。殲。旃。齊

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

也。封。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

左傳經世鈔

襄

卷十五

奔吳四

十八

禮按子文
晏子所見
皆如此一
時賢人如
伯張免餘
之徒亦盡
蓋處亂世
之至計

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邺殿。其鄙六十。杜邺殿齊

殿邊鄙六十。弗受。彭士望曰無故有邺殿之實則晏子

邑與晏嬰。平曰隱忍宣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

數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

自藏身有無窮妙用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足欲二字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以邺殿乃足欲。痛言喚醒世人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

得宰吾一邑不受邺殿。非惡富也。妙解喚醒世人恐失富也。至

却說得曲折而透暢與楚子文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

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

以幅之。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杜猶嫚謂之幅

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穆文昭曰
慶封之惡
皆虛南嬰
助成之慶
進而虛何
以得放齊
為無刑矣

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

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林致

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杜放盧蒲釐于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杜葬必須十人。崔氏不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杜崔氏吾獻其柩。於是得

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杜更殯之以

其棺。尸崔杼於市。杜崔氏執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

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杜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左專巫甘少襄
卷十五 齊吳五
十七

魏世儼曰崔滅於慶慶亡於盧蒲癸王何非莫逆之
友即寵幸之臣然天道不怡小人之性未有不反噬
亦未有不禍反其身者吁可鑒也

公冶致邑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

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邲敖杜康王子卽位。王

子圍杜康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杜言楚君弱令尹彊物不兩公還

及方城。季武子取卞。杜取卞邑使公冶問。杜問公起居

夫。重書謂書上加印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

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杜致季而退。及舍而後

聞取卞。杜發書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

曰吾可以入乎

杜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

公與公冶冕服

杜冕服以卿服元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何為此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

於季氏而終不入焉

杜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

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林季武子若就其家

見之○禧按公治守信類衛子鮮

及疾聚其臣曰我必無以冕服斂

非德賞也杜言公畏季氏而賞且無使季氏葬我

非德賞也

杜言公畏季氏而賞且無使季氏葬我

且無使季氏葬我

林季武子若就其家

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或不受其葬

魏世儼曰晉昭侯封桓叔師服知其必替康王立邲

教而使圍爲令尹子羽知其不昌爲人君者不可不
審也

伊侃曰發其貪詐而不能正其罪傷國體矣

閻弒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閻。林吳別越俘之使以爲閻人。彭士望曰。怨家刑人犯此。

二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弒之。

魏世儼曰。置戎首於卧榻之旁。未有不速禍者。推赤心以待人。如光武之按行銅馬營。郭子儀之單騎退虜。豈易易者。故來歙費禕禍皆不旋踵也。則俘人以守舟。驕忽尤足戒。

鄭宋賑饑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

林卽罕虎也代父爲上卿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林在喪故以父命也六

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

林鄰近於善人

民之望也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妙林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爲德也

爲大夫之無者貸

林子罕爲宋大夫之無粟者貸

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

林子

宋之樂

林子

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

左傳卷七 金匱 卷十五
焉其以宋升降乎。

魏禧曰觀子皮子罕之賑貸家亦富矣何以賢也古者大夫有采邑之入賜賚之渥非後世官資狼藉者所得口實○世倣問曰罕樂貸粟與陳氏厚施將無同乎曰陳氏無故為之立意為之志在專國政也罕樂有故為之偶一為之志在體國恤民而已此公私之異也

晉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

杜平公之母杞女

故治杞。

杜理其地修其城

六月知悼

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

石徃。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杜衛犬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

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肄是屏。

杜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

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林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

晉不鄰矣，其誰云

之。齊高子容

杜高止

與宋司徒

杜華定

見知伯

杜荀盈

女齊

杜司

馬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侈將以其力斃。杜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穆文熙曰：專侈皆足以致禍而

專則其勢賊人，故人實斃之。杜為此秋高將及矣。止出奔燕昭十二

年華定出。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窳。杜子雅放其大夫

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杜實放罪高止也。高止

好以事自為功。林好掠人之善自為己功。○病且專故

難及之。

尤在此三字有為之人宜知此。

女叔齊治杞田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名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杜使魯歸所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杜不尚叔侯之取貨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杜八國皆晉所滅皆姬姓也。晉是以太。若非侵小。將何所取。魯侵杞田使盡歸之亦不爲過然平公特爲母故。非伯討也。故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

杜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

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

杜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善於議論。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

之也。

魏世儼曰。不治杞田。則無以洩悼夫人之忿。盡歸杞

田。又恐失魯。失魯則恐諸侯解體。女叔齊所以為得

宜也。舉晉先君所滅國。而不及近事。不觸忌諱。足徵

立言之妙

季札歷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歎乎。

彭士望曰：初交便說不得。歎，古人畧無忌諱如此。

好善而不能擇人。

如此亦不

得歎

可懼。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

與士庶不同

而任

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

杜魯

公故有天

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杜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杜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矣。爲

之歌，邶、鄘、衛、白。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杜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杜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

杜

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杜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

不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杜美其有治政之音謹其煩碎知不能久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

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

蕩乎樂而不浮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爲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

杜泯泯中庸之舊作儉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

林此晉詩也而謂之唐本唐叔

虞始封之地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久乎自鄩以下無譏焉

杜以其微也

爲之歌小雅

杜小雅小正亦樂歌

之曰美哉思而不貳

杜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怨而不言

林怨商紂之政

能忍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

林衰小也此周德尚小之時乎

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

杜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遠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

不貪處而不底

杜滯也

行而不流五聲

杜宮商角徵羽

和八風

杜八

方之氣謂之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杜頌有殷魯故曰盛

德所同

見舞象箎

朔

南籥者

杜象箎舞所執南籥以

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曰美

哉猶有憾

杜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

見舞大武者

杜武王樂

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杜殷湯樂

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

杜禹樂

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箎者

杜舜樂

曰德至

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

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杜餘祭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士望曰：與人一面

子不可施也無邑無政，乃免於難。大見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微知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賢

是以免於樂。林于高林于之難。杜在昭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士望曰：爽氣素心與之編。杜縵帶。子產獻紵

衣焉。杜吳地貴編鄭地貴紵故各獻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

穆文熙曰子產為政裁抑公族。褚其衣冠正其田疇義乃本此。

適衛說蘧瑗。

杜伯玉。

史狗。

杜史朝之子。

史鮒。

秋杜史魚也。

公子荆。

林字南楚。

公叔發。

杜公叔文。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聞鐘聲焉。

林聞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

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杜猶爭也。

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

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

杜衛獻公卒未葬禮為舊君有服。士望曰不必謀面竟以危辭規之。只是胸中欲與人為善。

眼中看不得非禮故耳。

遂去之。

杜止宿。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亦賢。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白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士望曰看他流連款篤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

多良

林晉君汰侈而多自賢其臣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杜富必厚施故政在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魏禧曰季札所至則必知其國之治亂必交其國之君子與人言必中其得失而慎其利害豈徒以知樂爲賢哉此千古游客之師漢郭有道其流亞與

彭士望曰弔古評今儼然月旦爲物望所歸是開三吳風聲第一人○又曰無不先識之豪傑札固以識著而風流文采照耀古今吾意中極愛此等人物

子產論駟良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林言禍亂方興，駟哲良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大臣不和為國之憂如此。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林前年大夫已與兩家為和，盟於伯有氏。對曰：伯有侈而懷

彼力反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大臣之爭，只在此三句。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朝廷之爭，以偽和而益漬。惡至無日矣。杜為此年秋，良霄出

傳奔

趙孟謝絳縣老人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

杜也

衆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

杜以無子息故自受役

有與疑年使之

年

食必序齒為坐次有與其年舊註未是

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臣生之歲

此老亦是六月被羊裘十分賣弄

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杜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凌雅隆

曰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甲子一周六十日其末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故

云三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仲叔惠伯會卻成子于承

匡之歲也

杜在文

是歲也

林兼言

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凌稚隆曰自乙巳至今年戊

午首末七十四年而曰七十三者蓋計其全數而言滿

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林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

下亥字上二畫豎置身傍始身當為亥字此是老人始

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

六十日也。○凌稚隆曰史官趙名古亥字二畫在上三

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猶置也如往也。除下

亥上二畫往置身傍二畫為二萬二六為六千六百六

旬此是老人初生至今之日數也。因亥畫似算士文伯

法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算法之義。士文伯

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文伯士弱之子○

為六十分之一故少四十日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杜武召之而謝過焉相○

彭士望曰七十三年於世事其與有幾世俗較量鮮不

心慢而文子謝過殷勤淋漓愛重一片虛心至誠使千

載抱負人讀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慮不

能由也杜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

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杜

水服以為絳縣師杜掌地域辨而廢其輿尉林以絳縣

之官以爲絳縣師杜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林以絳縣

而廢其職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左傳歷世鈔纂卷十五老人二

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容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杜傳言晉所以彊不

失諸疾且明歷也

魏禧曰古之士大夫未有不博學通古今者。金哀宗曰今之進士問以唐書尚不能對噫。近世士大夫豈獨不知唐書哉。嘗有貴登三事而歷代國號世次不能舉似者。吾以爲其害皆自八股而益甚也。

魏世儼曰趙孟謝過且使鄰國加敬。文過者自以爲智。真大愚大惑之人矣。

澶淵之會

或叫於宋大廟

突起呼也

曰喜喜

許其反

出出

出出戒伯姬也

鳥鳴於亳社

社版

如曰喜喜

皆火

甲午宋大災宋伯

姬卒待姆

茂女師也

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為火所焚

而後下堂故為火所焚

右曰夫人少辟火于伯姬曰婦人之義

君子謂宋共姬

彭士望曰與女而不婦

女待人

婦義事

杜從

也

杜伯姬

晉中生同謚女而不婦

十左右○凌雅隆曰易云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婦

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

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

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

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

可也如是。林寵謂族也。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古人每有此引詩書不通處，然文甚可誦。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

杜傳云：既無所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故火災

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杜君親有隱故畧不三十二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書魯大夫以示例。

杜澶淵
會選

見孟季伯語之曰趙孟將歿矣其語偷杜苟不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

至理
杜蓋年
四十七八

若趙孟歿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

季孫言之可以樹善。

林使季武子早與韓
宣子樹交道之善

君子也。杜起

有君子
之德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杜使韓子
早爲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

足與也魯其懼哉。

如此可謂識
時務得先者

季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歿

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

杜如

與孟孫言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

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

邱之會。

杜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魏禧曰：伯姬可謂難之。又難史更精義。○伯姬賢者之過。似宋代道學左氏女而不婦四字。簡而括正而通。然則爲女之義。雖當災不姆而次可矣。

鄭殺伯有

鄭伯有嗜酒爲窟室

奇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林家臣來朝者已至而飲酒未已

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杜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杜布路

既而朝

杜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

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杜鄭地

醒而後知之

妙

遂奔許大夫聚謀

林鄭大夫聚謀所以處駟良之道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

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

禮按子皮語止此其意亦惡伯有而未明言與子產意畧

同罕

杜子皮子四

杜子豐

杜公同生

杜三家本

伯有汰侈故

左傳經世鈔讓

卷十五

殺伯有一

三六

不免

杜伯有孤特

又

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林時人或告

皆之直助三家之

子產曰豈爲我徒

杜黨也言不黨

國之

禍難誰知所敵

林國家之有禍難誰

或主彊直難乃不

生

杜言能強能直則伯有方爭

姑成吾所

杜欲以無所附

望曰此乃公正莫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歿者而殯之

不及謀

杜不與於國謀

而遂行印段從之

魏世微

然從子產行開東

子皮止之衆曰人

林謂不我順何止

焉

林言子產不順駟氏

子皮曰夫子禮於歿者况生者

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古之出奔以同

地爲罪故二子

之入亦
其日

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

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杜師之梁
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

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

丑晨自墓門之瀆入。

杜墓門
鄭城門

因馬師頡。

林即羽頡子羽
孫也為馬師之

官介也

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

杜子西

率國人以

伐之。皆召子產。

杜駟氏伯
有俱召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

所與。

兄弟恩等要當助順伯有固侈然以世行使子皙
未為大過以此致死但當論恩耳故子產不失兄

禮弟之

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

子產於
兄弟每

多思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杜鄭
地

左傳經世鈔

卷十五 殺伯有

三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杜懼禍復命。

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杜駟帶盟。

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臍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杜游吉歸書。

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斷○張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

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所為有喪亡之道，既亡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

春秋所由正名也。於子矯之卒也。敘法杜子矯公孫將葬

以討罪之辭也。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杜揮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

妻也杜奎降婁中而旦杜周七月合五月禘竈指之曰猶可

以終歲杜指降婁也歲星林歲星不

婁之次伯有杜及
必先亡也杜及其亡也歲在媿杜媿杜媿

璧二十八歲星杜在元枵杜今三十

年在欲營是歲星停杜在元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

僕展杜鄭大夫杜從伯有杜與之皆歿羽頡出奔晉為任

縣杜晉大夫雞澤之會杜三年杜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

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杜以宋之盟故

不可杜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杜子罕杜為馬師杜羽頡

魏世儼曰晏嬰侯崔氏啟門入哭三踊而出子產斂

子產斂

子產斂

子產斂

子產斂

伯有氏之歿者殯之其不避禍之心畧同而卒免於難世人於親厚至惠難而去之自以爲明哲保身而身不保名亦不附者真枉作小人也

彭家屏曰古者賓主百拜而酒三行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爲其有節也後世過焉沉湎而不知返而酒禍作矣子反鄢陵之役伯有壑谷之飲皆其明驗也大禹踈儀狄武王作酒誥良有以哉

子皮授子產政

鄭子皮授子產政

國之正卿未及而授人政者楚子文

人有才知識力高於我者但置之左右使為輔佐尚有

濟事不得處不知其人當國軸操縱由之也故子皮

自知不及子產必委政以授之且曰虎帥以聽反將已

身做一幫輔之人此等處不特見大臣休容之德其識

力自是不可及又云如適晉用幣在大臣休容之德其識

子皮當日不免益見投政不可已處辭曰國小而偏杜

近大族大寵多而慮及此便見胸中經畫不可為也

子皮曰虎于皮帥以聽誰敢犯子彭士望云辭讓入却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受之有

事杜敬伯石杜公段賂與之邑楚子文使子玉為今尹曰

使之

左傳經世鈔讓

卷十五 授政一 三九

為政曰使逞其欲諸葛武侯不禁法孝直得行其意皆
此道也○妙在先事而賂若王猛于鄧羗畢竟輸一著
然猛應急救敗不惜體面處又當如此○謝文海云
有事伯石必此一事少他不得故立一名目以賂之子

犬叔曰國皆其國也矣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為相者不可不知此人但知
子產持正守義豈知其合弘

忍垢如此哉然在王茂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弘為之又得一失矣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二語足醫千古大臣忌
邑將焉往才妒功膏盲之病何愛於邑邑將焉往二語

足醫千古人君吝官惜賞膏盲之病張子房勸高帝捐

千里之地以王信越韓魏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學

士天下文章莫大子犬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於是識得此意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也而相從也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若吳起申不害商鞅又是

各人學術不同學者須細參之○待其所歸四字深穩

員妙經權具足又妙下一姑字然見子產緊手狠手在

至寬至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觀其辭抑則知卒與

緩處則略邑之舉遂成作畧若因其歸之妙○禮云卒與之

邑而輒奪之則前略為可羞矣伯有既歿使大史命

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

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惡其為人

妙妙既示尊寵以安其心又勢近地迫其舉動皆得知

而牽制之然此等須度我力能制彼乃可否則引盜入

室抱虎而寢我未制彼而先為彼所制子產使都鄙有

矣又不若推而遠之使不得以間我也

章杜國都及邊鄙上下有服杜公卿大夫

而各有分部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

而各有分部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廬

上卷之二 長政二

井有伍。

此即保甲之意。

士望云春秋列卿。

大人。

杜卿大夫。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

先着泰侈者因而斃之。

後着○從字。

妙以我從彼。

先施而納交則善者固因字尤妙。

豐卷。

子張將祭請田焉。

林請田獵弗許。

豐卷是次等強家比伯石不得正好立。

以供奉祭。威者又在政行人與之後恰值此事理。

直名正子產便。

放手做開矣。

曰唯君用鮮。

杜野衆給而已。

杜衆臣祭。

子張怒退而徵役。

杜召兵欲。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

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杜請於公。

三年而復

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杜田里所收入。

請田里不獨。

○禧按豐卷徵役子產之力豈不足相攻哉同列稱兵。

亂國之大者子產禁之不暇而肯身爲之乎子產與豐。

卷相攻。助子產者必衆。子產而奔，助子產者尤衆。故出
奔以張豐卷之罪，而激衆人之義。且子皮之前言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產豈輕於去國者哉？不然，身爲正
卿，國所賴以安危而遽以一人之怨棄國亡家，其愚躁
亦甚矣。至於請田里反所入義類甚明。○子產奔晉，此
等事輕學不得若非恃有子皮則恐如陳餘之解印綬
弄假成真悔無及矣。○宋蕩澤之亂，華元自奔，幾於不
反。其魚石五人出舍，睢上不從。華元之止頃刻而決，溷
閉門矣。合于產事觀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
便知事機作用所在。

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歿，誰其嗣之。

子產曰：衆怒難犯。從政一年，與人欲殺而終不能爲子產患者，姑先

安大得力處多也。大安彼與人何能爲故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剛柔強忍，然有次第在。○又須知凡爲

政者必順民情而立法有不便於豪彊或不便於十中
一二人此等人即騰蜚語要於大衆之民心無干也為
政者不可為其所惑然又不可如商鞅用一切之法王
荆公謂人言不足畏蘇東坡云不從衆多之口而從人
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最是妙論○此舉人如今一二
無賴秀才出無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與人却口中
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看他恨褚衣冠伍田疇只是平
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其他樸素馴良之人
因多也後三年則并豪侈侵占之人亦服其法之良
意之厚矣莫徒作愚民難于慮始易於樂成看過

魏禧曰子產舉動與諸葛武侯如出一轍余嘗謂二
公人品治術亦甚相同○子產為國作畧孔明得後
一半處多王導純用前一半便已各成功名矣○古
人任一官處一事皆先有一定主意其平日學術講

求已詳及任事時全副力量做到底故其志可行其
言有效諸葛出草廬之言姚崇入相之對一一如取
諸寄皆是此意如子產姑先安大一語亦是做手主
意今人當事大之宰相小之守令胸中漫無成竹縱
有清忠之心亦只隨事補救安能成功哉欲為救時
之相者不可不熟讀此篇

彭家屏曰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國人至欲殺之及為之三年國人又從
而頌之明湯紹恩建紹興石閘始事之際怨讟繁興

及聞成民受其利又從而祠之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大都如是也然凡易民俗用民力必確然知其有利無害必成無虞然後斷然持之以要其成功雖蒙衆口而有所不避為其所利賴者永也若好動而慮淺喜事而智疎務整頓則多事更張急功名則大興力作究之事不可行勢必中沮始謀不臧終悔何及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記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凡負有為之才懷利民之心者又不可不知此義也

立昭公

公作楚宮

杜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

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杜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

敬歸之子子野杜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

卒毀也杜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禧按毀者成而不哀

法于野與子般子赤無異辭或季氏因○凌雅隆曰書

于野賢忌而圖之而以毀言於朝與杜齊謚禘已亥孟季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杜齊謚禘穆叔不欲穆

每事最知大體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

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杜子野何必娣之子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二字妙時人以昭是

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林

後二十五年果攻季氏立禰之權在季氏故穆武子

叔以此言動之其後事適合耳穆叔豈助季氏者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衰衽服社

易其裳下復如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杜爲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彭家屏曰禮檀弓辟踊有算毀不危身蓋過哀則

滅性危身則無後滅性無後則非子矣先王制禮使
不肖者企而及賢者亦必俯而就而不使過節所以
立人道之極而防其流也襄公歿于野哀毀而卒過
也人有至性而未聞先王之道其有合乎若昭公者
當大故而有嘉容忘親甚矣與居喪食肉者相去幾
何吁是又子野之罪人也

子產毀晉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如此舉動奇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

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杜舍也高其閤

林閤閤也里門曰閤閤門也衡門謂之閤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莊無令客使憂寇盜

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

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

勾請命林士文伯名勾字伯瑕與范宣子士勾同族同名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烏杜以時填莫力反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杜。脂轄杜。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林巡其當否

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

彭士望曰二語尤乘遠最切要事

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

杜晉離宮

數里而諸侯舍於隸

人。

杜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

杜猶

也。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

杜召見之命不可知測

若又勿壞是

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杜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修垣而

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

林受也謂居之

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杜猶定也矣。其知之矣。杜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穆文熙曰：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

魏禧曰：詞令典質，與他篇員活擒縱者又不同。

子產使能

十二月北宮文子

杜北宮佗

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杜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杜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

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

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杜此以上文子辭

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杜其貌美其才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凌雅隆曰野郊外邑

城內裨諶喜靜而惡驚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共乘也使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如此

說有禮妙惟能使乃有禮諸葛公謂掾文武兼資爲博雅同一妙語

魏世儼曰此篇曲盡用材之妙諸葛公所謂集衆思

廣忠益者子產已先行之矣

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於鄉校

杜鄉之學校

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

稽按此語非然明本意聊以探子產且然明賢者不當作此想而玩其前後語氣亦自見子

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林早見曰朝暮見曰夕

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

真宰相語○彭士望曰虛懷實用以爲雅量祇看得一層

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

真識時務語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杜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十歲長而後聞之

魏世儼曰：全無物我之見，惟以治道爲心。如春風駘蕩，萬物豐阜，想見子產當日識量。

子產論尹何爲政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杜爲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一喻只

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

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

將厭焉。

警切於三喻中。又難此一喻。

敢不盡言。子有美錦。

二喻突說

不使

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

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

楷按三喻
錯出情意
懇切相疊
不獨法數
可喜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三喻
暢說

射御貫則能獲禽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

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我小人也

彭士望曰誰人說得此四字出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

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

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士望曰子皮真
欺心蹋地服善

人令千載下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讀之感涕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絕不用知已感
恩語○一語說

盡古今忠臣
諫士苦心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筆能爲

鄭國

杜傳言子產之
治乃子皮之力

魏世儼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如季路之使子羔爲費
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篤朋友之誼子皮虛心受善
千載令人健美

彭家屏曰開元初姚崇與盧懷慎並入相姚崇謁
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既出須臾裁
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論者不多
崇之能而多懷慎之能讓能也以爲秦誓所謂寔

能容之不過是也子皮知子產之賢而讓以執政
用其善言而自知不足真所謂無他技而能有人
之技者矣子產之能為鄭國由子皮之能用之也
其度量不有大過人者哉是可以風後世之為宰
執者矣